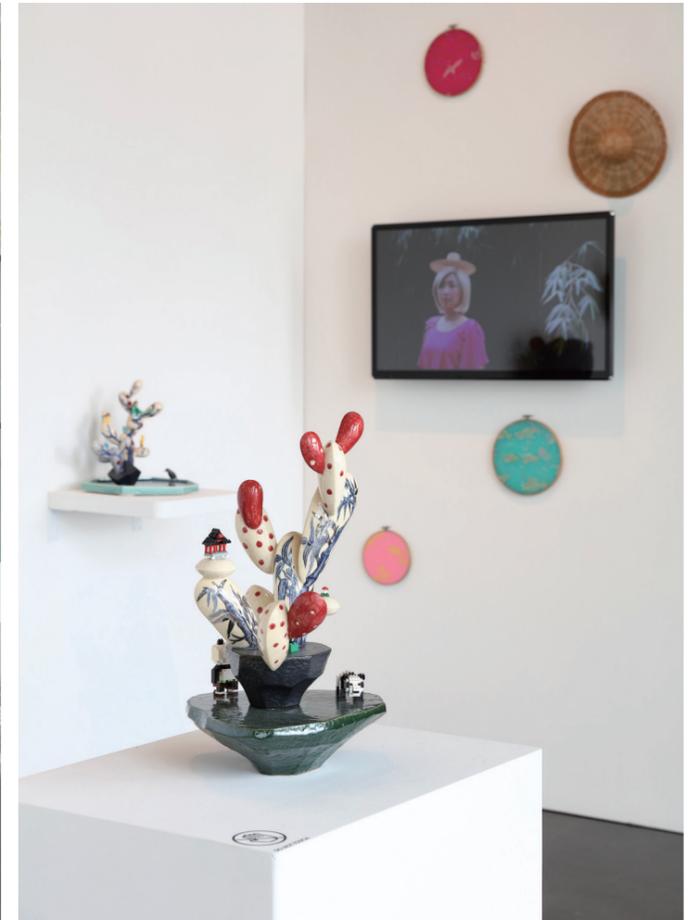




展場入口林淑玲的〈地母乳汁豐碩〉、〈予植物以靈魂〉等作品。



葉怡利 節節高升 2018 陶瓷、塑膠積木 31×30×48cm

展覽 · Exhibition 「常／變：斜槓的萬華鏡」展覽導賞

Constant / Shift: Kaleidoscope Slashes

文／楊偉林 Yang Wei-lin · 圖／張介宇 Chang Chieh-yu

試問這時代，還有誰可以免去斜槓？已經習慣螢幕上的切割畫面、複合的商店、混搭的衣服以及虛擬的另一個人生。那麼，傳統工藝所認定的價值：日積月累的專注、從灑掃進退磨礪出來的精湛手藝、樸素日用與儀式典型，還能以不變應萬變嗎？但反過來說，後後現代的此刻，我們是否終於可以不必以某職業或專業定義人生，不用某種框架描述限定自己了呢？或許斜槓的終極境界正是文藝復興，人的再次復活，一種跨領域的關照或顛覆的視角，成為新時代的驅動力。

「斜槓」一詞雖然來自職涯規劃的趨勢描述，但其實，藝術潛在的特質就是一種共構的多元性，每一種藝術都是開啟另一種藝術的門徑，有互通共感也有區隔別異。往往彼此間拉開的距離就是可以相互滲透跨越的契機。

人有守常的本能，想要創造一個穩定有序的環境，但也無時不有求變之意，變才能通，才能生生不息。在「變」中照見自己，體悟時間，在演化中求取生存。因為「變」，「常」才成為耐人尋味的基底，透過「變」，我們獲得自由、突破侷限，獲得平衡，也發現

完整的自我。而在完整的自我裡依然有「常」恆在。

在這個展覽中我們會看見有形或無形之斜槓的兩端，其一端是工藝的日常性，是使用者的日常，是創作者日積月累的常課；這個「常」也可以是創作者創作以外的日常，是面對社會的另一種姿態或能力；另一端是「變」，是這常態中的轉折、變奏與加減乘除。這兩端也許顯現在時間的先後，也許表現在材質的雙重乃至多重，也許是社會角色的互換進退。但是它們最終形構了一個完整的創作者姿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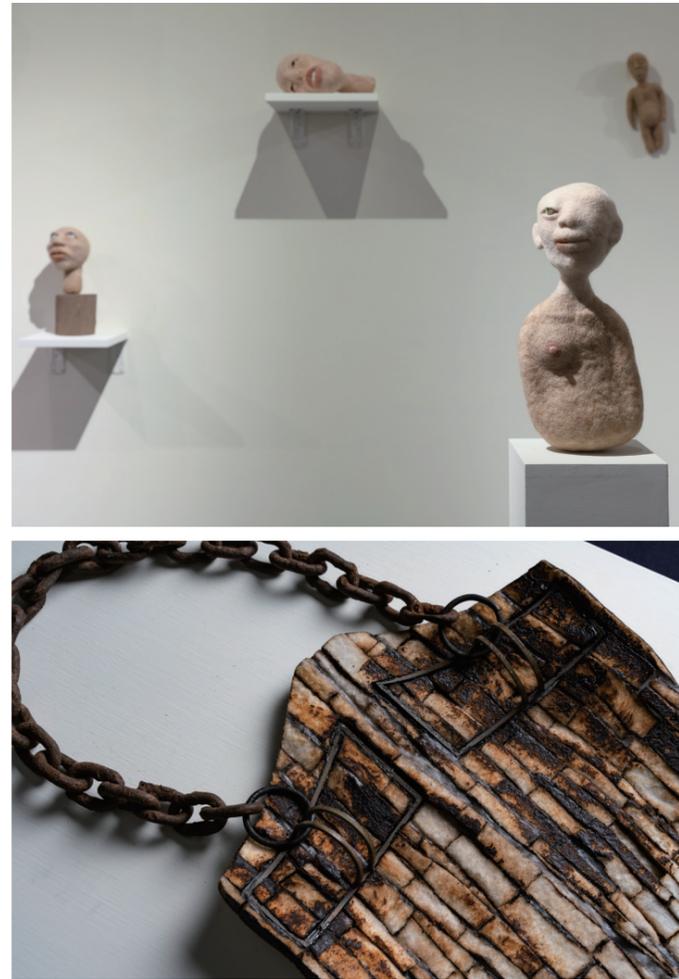
核心仍然是工藝，在這個場域中這是必要的命題。但當工藝×斜槓，我們可以擁有幾種傾斜的角度？四個樓層、四個子題、四個斜槓的角度：「左右」和「隱顯」圍繞在材質多重與複合的斜槓，「前後」和「鹽糖」則屬於人生縱向與橫向的斜槓。

左／右之間—因斜槓而完整

材質的斜槓在一樓是多頭馬車並駕式的。我們看見創作者不囿於單一媒材而悠遊於不同領域中：「攝影／鐵雕／服裝設計」、「纖維／陶藝／海洋攝影」、「陶藝／現成物／行為藝術與錄像」。這些看來差異頗大的組合，其實是作者因時因地之變、或因內在的渴望以滿足不同面向的自己而順勢發展出來的。每一種媒材與生俱來都有其特質與限制，像不同的語言文字系統，除了攜帶了各自的文化脈絡

成語典故、適合展現不同文體的魅力外，更與使用者長期形成相互形塑與養的關係。因此，當創作者有意跨足多種媒材的創作時，當是意圖更全面地回應自己內在的不同聲音，同時，也得以在多方位的創作中尋找對立的、並置的、共通的、相襯的、補充的、互文的各種對話關係。

如蔡志賢對各種材質充滿興味，不同材質或許勾引了內在的不同屬性。他的鐵雕揀擇各種現成廢鐵進行焊接組構，時而幽默詼諧、時而冷峻簡練。展場中鐵雕的線條性與身體感、迎風矗立在時間中，正對應了另一個素材：服裝布料在選擇與剪裁上的收斂端凝與空間性。柔與剛、虛與實、時間與空間，在這兩種材質的作品間不斷交錯互換、彼此驗證。



$$\frac{1}{2} \Big| 3$$

- 1 林彥伶 日夢者 2009-2013 羊毛 尺寸依展場而定 子題「鹽／糖之味—因斜槓而平衡」中的作品
- 2 呂佳靜 *SoftShield-1* (局部) 2019 鐵、黃銅、羊毛、白蠟 38×65cm 子題「顯／隱之際—因斜槓而無限」中的作品 (圖／呂佳靜)
- 3 鄭安利 *Crisscross* 2020 棉、手捻紙線、人造纖維 尺寸依展場而定 子題「顯／隱之際—因斜槓而無限」中的作品



子題「左／右之間—因斜槓而完整」中的蔡志賢鐵雕作品與服裝設計

隱／顯之際—因斜槓而無限

「隱／顯」在二樓展場暗示了在此的斜槓／複合材質常常是有主從之分且鎔鑄於一爐的。我們看見在金屬創作中結合了纖維與玻璃、織品與紙相互滲透、漆器中隱藏了現成物。有趣的是，複合媒材中的第二種材質有時候並不是材質本身，而是實踐過程、題材敘事或技法的代入，巧妙地以一種隱性的方式轉化了單一材質的性格。這種跨域的特質尤其顯現在年輕一代，特別是學院出身的創作者身上，他們在學習階段已非傳統工藝的修業模

式。在技藝的磨練上講究循序漸進而且獨鍾一味；在資訊充分多元、不同材質激盪與共鳴的創作環境中，造就他們很容易援引其他材質作為概念上的延展與形式上的補充。也更有意識地擴充材質的邊界，發現突變的基因，找到演化的出口。

我們看到火是呂佳靜創作的核心，藉著火，連結了金屬、羊毛與蠟這三種遇熱形變的元素，也帶來了生命與死亡。火借金屬附身，金屬成為刑具，烙印在毛氈上，產生焦痕與氣味，也讓原

本遇水氈化成形的羊毛因燒灼而熔解。蠟遇熱融解冷卻凝結，高溫時滲透穿越材質、低溫時回復到原初的自己。這三種材質在這裡相遇，紅色的蠟與白色的蠟帶來多重隱喻，一種動物性與儀式性油然而生。生命因火而存在、也因火而灰飛煙滅。那些從蠟中延伸端緒的引線，為作品留下了一個未完成的動作，一個指向毀滅的引誘。

前／後之別—因斜槓而自在

縱向的斜槓在時間之河裡將人生切分為不同的階段。也許是三十幾歲時自我發現而轉戰、也許是四十幾歲時的中年危機與轉業、也許是五十幾歲知天命而落腳、也許是六十幾歲退休後的再造春天。人生行路總有紅燈有岔路，頓一下、轉個彎。什麼時候都不會遲，工藝就是一種生活的淬煉，也是最適合在人生的後半場提供心靈五感

安頓的所在。在三樓展場的創作者散發出一種經過時間淘洗過的定靜，技術深厚卻不張揚、沒有太多喧嘩徒勞、多了幾分節制自在，專注工藝的原點、與生活聲氣相投。如果再細細追索他們前後人生的蛛絲馬跡，會發現雖然轉折點人人不同，但創作帶來的豐美與滿足、以及透過材質重新開啟了與這世界的不同對話，都是一樣的飽滿。

譬如魏忠科在30年的室內設計師職涯之後，決意用手藝取代圖稿、再用設計師之眼發現傳統工藝可以致力之處。他以研發的精神、自己改造設計各種工具，解決木竹工藝技術的一些限制與難題。這次展出的實心竹管家具，結合了竹材料的優雅與木結構的精準，在工法上跨越了一大步，難得的是形制極美而簡約、為竹管家具帶來了新的想像。

1 | 2

- 1 子題「前／後之別—因斜槓而自在」中的魏忠科作品全景
- 2 子題「前／後之別—因斜槓而自在」中的劉森雨陶藝食器作品



子題「鹽／糖之味—因斜槓而平衡」中的蔡麗鈴作品場景



鹽／糖之味—因斜槓而平衡

能夠專注做創作是幸福的，但也幾乎是不可能的。創作需要生活的潤澤、更需要對於我們所處的環境作出觀察與回應。於是斜槓的另一端無形中便扮演了第三隻眼睛的角色。人是複雜的生物體又處在多變的社會關係中，必須常常切換頻道以應付各種挑戰。挑戰也是一種內在的驅力，單一的滋味往往單薄無聊不耐人尋味，在料理中如何掌握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鹹、澀、腥、衝的主從與平衡才是王道。平衡在外人看不見的地方，平衡是展場四樓藝術家的共同議題：內在的衝突、時間的分配、角色的出入、經濟的權衡。對內的、對外的，主動的、被動的、順其自然的，你想要什麼？又不能放棄什麼？接下來卻突然發現，這天秤的兩端其實是一體的，那個槓桿的支點正是自己，於是天秤終會變成羽翼，可以在風中飛翔。



就像蔡麗鈴做陶與做料理的身影幾乎是重疊的，如同她在現場的作品盛宴，兩種領域的素材、工具與色澤、質地混搭得天衣無縫，食物與容器相互依存與彰顯，甚至逆轉、陶作變身為食物，而食材搖身一變成為創作元素，在場域中肩負起連結詞的角色。觀眾進入展區仿若走入她的工作室中，而那張放置在桌面一角的水彩稿，描繪著最初做陶時的起心動念，上面盛著一方陶製甜點，水彩的白綠色霧面圓形、甜點上的閃釉小點與灑落其上的真實黃豆相互交疊著，完美地預言並詮釋了這一切。

斜槓存在於時間空間裡、存在於自我認知中、存在於社會現象、更存在於創作本質。斜槓其實一直無所不在，只是被我們指認出來，有了名字，輾轉繁衍，成為一個時代的徵候。我不能說斜槓一定是正面的，我相信其中也一定還有許多不平衡的、難以遷就的課題。而當代的材質創作也因斜槓帶來異質與酵素，發生了化學變化，演化成不同的物種。這次展覽的22位創作者正是一片片折射的鏡子，反射出廣域增生的光譜，讓我們看見、得以借鏡。🌱

| | |
|---|---|
| 1 | 2 |
| 3 | 4 |

- 1 子題「前／後之別—因斜槓而自在」中的李桂仙作品全景
- 2 吳有容 何留 2020
棉織布 尺寸依空間而定；
河流踏查 2020 數位輸出、
手寫字 尺寸依空間而定
兩件均為子題「鹽／糖之味—
因斜槓而平衡」中的作品
- 3 余孟儒 五個生活 2012
木頭、銀、紅銅、黃銅、複
合媒材 60×60×100 cm
子題「鹽／糖之味—因斜槓而
平衡」中的作品
- 4 許鶯 轉瞬系列 2015-2017
鐵粉磁化成型、軟膠環氧
樹脂、紅銅鍍白金 單件
10×7×4 cm
子題「顯／隱之際—因斜槓而
無限」中的作品

